

鑑沈翁了汪輯編士居吟

[illegible]

唐宋元明書畫真跡
今有巨紳假本
世之南都小洞
天子名茶社諸
懸列於人書畫
意如有人好觀
公可照所定價
不取費藏機
會難得請內
駕臨貨發與收
有古玩舖此佈
藏家無涉此佈

東南海醫院
特設花柳病專科
梅毒注射藥新製抗毒雷
國牌六零六限于梅毒絕
白濁用最新藥水注射除根
均可限期大下疳橫痃
診例門診上午九時至午
附註戒煙科酌量收費
限日施治無痛苦院址
一經戒絕永無痛苦院址
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河南
路七號新泰藥房對面

中 華 郵 政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印 刷 處 上 海 江 蘇 清 和 坊 外 日 夜 印 務 局
 本 報 主 人 汪 君 鴻 士 居 於 佛 南 天 比 天 報 本 報 主 人 汪 君 鴻 士 居 於 佛 南 天 比 天 報 本 報 主 人 汪 君 鴻 士 居 於 佛 南 天 比 天 報

有誕生者。游游然起。一見。則相與
哭。將保定人。善處國。通籍爲草
官。仇與有大志。清季。改。革命
軍。屢起。雖窮搜。爲人。而文字。禁稍
相弛矣。海濱之士。振拾。開闢。進史
以然書。刊刻。流布。揭發。之。曰國粹
叢書。曰痛史。中。多有。及。文字。獄
案。連方大吏。從。不。過關。一日。捕
生。偶與。將。生。共讀。將。生。慨然。曰。此
族。將。也。已。可。出。而。問。世。乎。然。則。吾
家。壁。中。可。讀。哉。而。姓。氏。亦。可。復。矣
誕生。頭。點。可。讀。哉。將。生。曰。吾。實。姓。莊
氏。也。以。前。本。與。周。相。史。書。中。降。廷。獄
代。兄。受。凌。遲。刑。者。即。吾。遠。祖。也。
有。莊。子。諱。令。胎。是。爲。莊。后。保。定。之。始
祖。祖。母。夫。人。胎。是。得。子。復。矣。生。
存。矣。矣。即。今。言。之。可。謂。天。機。開。而
奇。矣。生。曰。生。急。哉。窮。究。竟。將。
生。曰。事。東。壁。聖。祖。祖。父。相。傳。止。知。令
貽。公。母。夫。人。子。連。矣。難。事。已。有。家。訓
墓。墓。宮。固。不。可。改。若。必。有。禍。故
七。世。至。今。未。嘗。一。睹。此。中。秘。也。今
得。與。史。至。獄。相。印。證。其。所。奏。火。劫。滿
載。動。心。傳。草。遇。人。沐。然。不。作。一。語。

子問之故。方知鄭君不欺也。亦覺作。乃大怒曰。亡國奴鳥取。已佔地。不能起。任其肆虐。皆是信步而行。心念如此。皆也。急至此。遂大罵軍閥不已。忽忽數人。撲面而來。子大驚。急反坐。坐未久。而威聲又至。子復躍天曰。忽至一河邊。但見白浪滔天。駭而奔。不如投河而死。乃縱身回憶夢境。歷歷可數。不覺手快。數。亡國之禍。一至此乎。忒子速猛省。

城磚窠

一開門，只見那監獄中，坐着一個二三十歲的少年，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烏紗，上面還沾滿了泥垢，頭上帶着一頂白灰色的呢帽，已經變成墨黑色。面孔上顯出一片紅的一片紫的斑塊，說是被那警察打的手印，據警察說，這少年叫陳煥文，是本本地人，因為偷了本城拆下來的城磚，被他們捉來的，不久還要把他解到警察廳去，受那警察廳長裁判。

這一件條件聽了沒有幾個月，松江城內忽然浮起了一個男屍，身上精光赤條條，一絲也不掛，好像要表明他是個清白身體，唉諸君啊，這個男屍不是別人，就是那警察說他偷城磚的陳煥文，但是他為什麼要投河呢？當時也沒有人知道，後來我遇着他的親戚，說起此事，方纔明白，他的親戚說道：這個陳煥文的志氣，非常高昂，但是他的家中，非常貧困，所以身上穿的衣服，不免褸褸，不意同僚深達的緣故，竟被那警察誣為竊賊，陳煥文自從那次受了冤枉，他的精神，遂失當體，常常在他親友面前，說道我這個人，不能可活在世界上了，因為我的名譽，被那警察破壞甚了，他說的前一天，還在一家親戚面前，說過幾句話，不過隔了一天，就被投死了，唉，諸諸君想想看，現在世界上事體，可怕不可怕！如是觀

如是說口，現在中國人的眼光，無論做什麼事體，大多數只在皮毛，別的不論，就是朋朋往來，也只注重衣服，衣服穿得漂亮一些，這個人是做過的，也不當面做過了，若果穿得破舊一些，這個人不誠誠的，也要防他做賊了，却何向如此，何苦那一班吠聲吠影在官中賄務的人呢。

又親朋好友，每過茶花間月，獨盼香一袖懷故人，滿不禁與王仲宣登樓之一日，醉客爲之變顏者再，遂口慨矣。

宋元

新開橋北路三十號

口讀手民宣言後

(梅香)

夫人之處世，言光明磊落，若於文字間，而顯其崇崇，斤斤拽掇，是非人也，實爲厭耳，此語手民宣言，不覺噤然失笑，蓋無理辨白，本不欲言，然難明此卡，不得不托管出之。

我稿上之署名(香梅)，必如斯式並無別式，問之紅筆君，當可測刃而解矣。(獨註：紅筆那天不在，我偶然看到一篇稿子，署名排錯梅香兩字，意度者一定是手民排錯的，就取紅筆改了過來，誰知明天一看依舊是(梅香)，這錯處在誰，則然明白，何必多此一番爭論呢，)則誰非誰是，終有不落石出之一日耳。

附若一齒界人也，所註之言，均屬無稽斷戲，安得認之爲真，不料手民大興辨白之文字，漢語報端，則

我亦不甘鹹口無言矣。夫我之所託，一旦來委屈一下，請你倆倆諒此罷，君，與手民客氣耳，熱彼効惡犬狂吠，誠金所不料也。初校者誰，覆校者誰，余固不得知，初校者曰：「人非聖人，誰無過。」斯言也，雖有之，然不可爲天下法也。敢問手民，梅香註云：四字，我文中之何處，「手民註」家有要返鄉，傳來再答。手民要御他責任，所以有那篇宣的發表，但是他宣言當中，再把梅蘭創之梅香，那真是欲蓋彌彰哈哈，是休了吧，那當花計。

談蓮姑娘 (愛蓮)

客籍海上，五載於茲，閑時赴各戲馬場，藉聆歌以娛胸襟，上期六、約至友方某家，汪君一、馮君、許生等，作新世界，即至逕趨自由廳，不數刻，蓮姑娘與

口噴

你回來罷

(紅)

仲英踏進房間，那房侍阿巧姐正坐在牀上梳那打辮的髮髻，一見仲英笑說：「好了好了！三大少來了！」角兒一見房裏的情形，兀自像山東吃麥冬之懂也不懂。連忙問阿巧姐道：「老舅公甚麼樣呢？可是爲了年關已近，他幾個錢時，儘可說的。難道我們相好至今，這些情分也沒有嗎？」阿巧姐放了掃帚，倒茶取香煙，一邊搖頭道：「倒不是爲了這個。仲英不是，格外奇怪起來，即忙走近那女子身邊，舉起一只右手輕輕的在肩上一拍，道：『老四你到底爲了甚事，不妨對我說來，要知世間沒有不了的地方。』誰知朋友女子聽了這話，非但不答一聲，而且也出如怨如慕的神氣，對仲英冷冷道：『你想了一眠，又嗚嗚咽咽哭起來，這其中我的思潮如怒風急雨般湧上，他想麼，我，是了，他爲我不要他的親骨肉，怪不得近來令我常常啼啼慟慟，默然無言，不像往日的喜笑自奇，唉！你也不能單罵怨他薄倖，還該怨他天緣是，想我們倆，雖然素約愛你，這真應着紅樓夢上兩句詞：『若說沒奇緣，今生偏遇着他；說有奇緣，今世終緣了他。』仲英正在胡思亂想之際，那阿巧姐道：『王三少我要告訴你，仲英近日悲觀，總明白此中情形，冠芳老四，經不得仲英再三甜言蜜語的勸慰，并且應許伊明天找老五來會合，那時自己已不早，就叫我送回去，冠芳見他要回，立即來含恨厭厭的送出房間，那仲英方纔翻朝外行走，冠芳忽然驚覺，即跑喊：『你回來罷！』」

冠士

食之美 非常快樂

牛 肉

局門路

（日）（夜）（中）（外）（局）（務）（印）

○八○

中央六

電話

二號

路三十

▲浙江

來年十六海上花界史

馬路大東寶局

新世報社

汪子福編是青

至民國近年數

十年花史悉載

每部

大洋一元二角

寄售處四

章每字五角

每字一元

收件函取件

介紹南佛徒

經良許紅第

飛沈天

鄭正秋

泰松雲

海城內

書色

外贈後刻

牙章

○何 賜夢 廣告 惠壽 到郊 如欲 停止 俾須 於七 天前 知照 以便 接登 否則 認爲 因聯 報本 報有 限也 諒之 ○